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木入門

素隱曰抑音憶抑者

過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美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

陸行載車水行

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權權直輟車也音已足反口

子曰山行乘標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素隱曰毳字亦作擗

同音昌芮反注以撮子芮反又子絕反與莖音同也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

作貢通九道陂九澤

正義曰顏師古云通九州之道及章過其澤也

度九

正義曰度田洛反釋名云山者產也治水以志九州然山澤所生物產言於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

河畱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

積石歷龍門

正義曰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為鑿廣八十步

南到華陰

正義

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東下砥柱正義曰底

更名志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也砥柱山俗名

三門山在破石縣東北正義曰在洛州河及孟津正義曰在洛州河維汭

至于大邳正義曰孔安國云山再城曰邳於是禹以

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韋昭曰出布難以行平

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斷分

立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深川索隱曰斯漢書作灑史

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為灑字奇疏趾反

斷即分其流荒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則深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

北載之高地過降

水正義曰絳水源出路州至于大陸正義曰大陸澤在

名廣河澤一播為九河正義曰言過絳水及大陸水同

為逆河入于勃海瓚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

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

夏安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梁陽下引河東

南為鴻溝索隱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度

東經大梁城即河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

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

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曰

名曰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索隱曰三江按地

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

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

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者鄭璞江賦云具區北溝彭

蠡青草洞庭又云太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

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晉灼曰碓辟沫水之害索隱

曰梓音避沫音末案說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

穿一江成都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

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

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

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

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

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

有兩蒼牛鬪於江峯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聞夙極

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緩也王簿刺殺北面此

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

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漫百姓饗其利至于

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

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

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

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壯鹿也鄴相

州之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

之母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計乃使水工鄭國

曰鄭國能治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

口為渠索隱曰小顏云中音仲即今九竇山之東中山

口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何所地陽谷口也正義

曰杜地志云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

焦獲數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也抵至也並北山東注

至渠末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徐廣曰出馮

洛碑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

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

也去示隱曰溝瀆志鄭國曰臣為韓延秦以為然卒使

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

頃索隱曰既音古代反澤一作易音昔本或作斤則如字讀之收皆畝一鍾於是

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

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

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十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

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

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有大澤是通

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

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郇

索隱曰郇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正義曰貝州縣也郇居河北河決而南則

郇無水留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

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

中上度六月而罷能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

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

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

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

姓名也小顏云以為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堅標表不是名也悉發卒徐廣曰

數萬人穿漕渠二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

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

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原出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一里管岑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

溉皮氏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俗名穀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

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

索隱曰又音人充反棄地民芟牧其中耳索隱曰其父乾草也謂收芟及於畜於中

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

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

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

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

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

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瓚曰褒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葦血云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及漢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

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之西五十里故道

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

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舟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郡今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

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

無限正義曰限之言多也山東渭河南之東山南之東

之漕及江南淮南皆經砥柱王運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前之饒擬

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

徐廣曰漕一作漕不可漕其後莊熊罷言臨晉正義曰括

州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民願穿洛以溉重泉正義曰洛

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四十五里

以東萬餘頃

攻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

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山崖應

曰按商顏山名○索隱曰徵音徵縣名也小顏云此今之澄城也顏又如字岸善山崩如淳曰

○正義曰言商原之山崖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

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瓚曰下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

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

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

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

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

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

里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則還自臨決河沈

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

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

淇園之竹晉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以為楗如淳曰樹竹塞之決

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

以一石為之。索隱曰楗音其免反楗者樹於水中稍下竹

及土石者也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

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

州閭盡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

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焦山或者平肥案如淳五三山

平兮鉅野溢鉅野澤使溢也魚沸鬱兮柏冬

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延道弛兮難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

言河道北首弛壞。索隱曰言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

川兮神哉沛贊曰水還舊道則君羊不封禪兮安知

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齧桑浮兮淮洒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久不反

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厚厚曰邑名為水所浮漂兮浚

流難塞長茨兮沈美玉如淳曰塞取也茨草也音郊

一曰茨草也取長草樹之用

著石間以塞決河贊曰竹韋經謂之茨下所以引致土石

也河伯許方薪不屬如導曰旱燒薪不屬兮衛

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

菑如導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

北行一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自是之後用事者垂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

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

引堵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

曰地理志轂至有靈軹渠○索隱曰案滿血志兒寬為在內史秦請穿六輔渠小願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

瓚曰鉅定澤名太山下引汶水比肩穿渠為溉田各萬餘

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

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

稽大湟徐廣曰一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

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

比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

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

血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

隨山濬川爰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
骨斯穿填闕攸豳黎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
獲全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鈞天下郡國輸斂
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鈞天下郡國輸斂
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
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

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
馬其色宜齊同今

而將相或乘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
書作醇駟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騾非也

牛車齊民無藏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
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救之民也蘇林
無物可蓋藏

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曰顧氏案古今註云秦
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二銖錢譜云文為漢

興一黃金一斤索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
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注云秦以一溢

為一金漢以一斤約法首禁而不軌逐利之民畜

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李奇曰稽滿貯也如

物價賤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儲之

也物賤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索隱曰

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釋晉

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踈如淳云踊騰猶互昂

也互昂者下貴下賤也今案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

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

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

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

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

仕官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

池市井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百朝聚井汲租稅

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

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案經訓常言封

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為一年之費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

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

也皆自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大倉以稽官儲者也至孝文時莢錢益多

輕如淳曰如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

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

銅之山鑄錢故下文云即各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際

也駟案孟康曰富與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

等而徵成也或曰埒埒也

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邊六百石爵一，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廐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萬，萬分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太官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僂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東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踉蹌故作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史氏是也。索隱曰：索隱曰：案如淳注出食貨志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井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

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豐服借于上無限
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
等招來東甌正義曰烏夷反今台州永寧是也事兩越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

今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

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

索隱曰彭吳二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

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

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索隱曰二蒼抗音五

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反奈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詆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

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巨自此始也昭

曰弘羊孔僅之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

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築

朔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魏不改隋置夏州也當是時漢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今千里負檐饋糧率十

餘鐘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鐘六石四斗散幣於印棘以集之索

曰雁劭云臨印屬棘棘屬捷為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

兵誅之索隱曰謂發軍悉邑蜀租賦不足以更之

或曰更債也韋昭曰更續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

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之郡人

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

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

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

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而

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餘萬擊右賢王獲首

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雷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

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

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以轉漕之

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韋昭曰陳久也耗賦稅

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

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

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憚之日者

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

素隱曰蹕音逝謂時也韋昭音帶蹕謂積也又案古今字

詁蹕今帶字則蹕與帶同案謂富人貯蹕積穀則貧者無

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

官命曰武功爵贊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述士

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

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八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二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三十七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

除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其

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我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

功爵蓋亦臆說處非也大顏亦以為然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以顯軍功軍

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黃即吏吏道

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

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

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故為故縱而廢格沮誅窮治之

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誅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誅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其明

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

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懷慘急而

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

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

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

驃騎乃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因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首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年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

萬匹卒率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苗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以音贍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厚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

役貧

漢書音義曰：謂停也。一曰：貯也。索隱曰：謂該案字林云：貯，塵也。音竹。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子貢

發貯

貯，是也。轉穀百數。李奇曰：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

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駟案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劉氏云：廢出賣

也。居停蓄畜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云：有所費有所畜是也。封君皆低首仰給

晉灼曰：低音抵。距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說

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

佐天子。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

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

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

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

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

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如曰磨錢取鎔故也。鑄曰鑄。錢者多故錢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作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

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索隱曰：說文云：銅赤金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

銖

韋昭曰：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

徐廣曰：音谷。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

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

徐廣曰：藻一作紫也。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

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

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

為天用莫如龍

索隱曰易云行地用莫如龍是也

地用莫如馬

索隱曰易

云行地莫如馬是也

人用莫如龜

索隱曰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

故白金三

品其一曰重八兩園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

千

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段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

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饌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二百

也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

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三

品此重六兩下小擗重四兩也云以重老小者謂半兩為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

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擗之其文龜直二百

索隱曰擗音湯果反爾雅注擗者狹長也謂長而又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今縣官銷半

兩錢更鑄三銖錢又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

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

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

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案風

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

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

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生累千金故

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索隱曰言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

細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

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

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

令伐棘上林

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

無馬者章說非也作昆明池索隱曰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

居漢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

曰元初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

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

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

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

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

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入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

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

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索隱

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雀手牢盆小浮食奇名

願云蘇說見樂彥云牢乃盆名廿九說異也

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北石人執倉庫之管管或曰管固○亦索隱曰包愷奇音羈謂侯

也非農工之備故言奇也擅音善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羨音弋戰反羨饒

也與衍同義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僅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

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

左趾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二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字

林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鈇也没入其

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

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

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
言郡國頗被苗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
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
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
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老
請筭如故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
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買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
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
之言筭輶車者有輶車使諸賈人未作貴貸買居
出稅一筭二筭也緡音旻諸賈人未作貴貸買居
邑稽諸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
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
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

少為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
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贍反
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
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筭亦多
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比邊
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者比
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輶車以
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如淳曰商賈具有輶車
使出二筭重其賦也船五
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口不悉成邊一歲沒入
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
財不周悉盡者罰成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
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
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賈人有市
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僮
索隱曰若賈人更上占田則沒
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
天子乃思下式之言召

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
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
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
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
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
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
少牧不習仕官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
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
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

人無所欲言也使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歸於邊有財
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使者具其言入
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
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
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
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
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
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
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

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

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縣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

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

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

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

布衣襦而牧羊韋昭曰復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

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

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綏

氏令試之綏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

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

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時丙寅歲

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上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作處賣之

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

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

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大抵

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

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

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
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
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
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
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
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
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
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
異異與客語安語初令下有不便者卒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
初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昏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

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
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揚
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錢
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淳曰以赤
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曰鐘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邊也一當五賦

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

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

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索隱曰樂承

附上周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

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

平三令鑄錢既多而今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

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

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

為之下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民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唐緡

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慳反謂反伐從輕也案劉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乃分遣

御史廷尉正監分曹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往即

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

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

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

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

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

揚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

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艇戰逐韋昭曰戰鬪也

遂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舡高十餘丈

旗幟加其上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口是嘉戰逐故作樓舡

於是楊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既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

章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

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

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

之索隱曰謂比者所没入之田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

為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樂平云度猶運也

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所忠言

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指如者封禪

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非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

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被教齊整之人也乃徵諸犯令

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

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馮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

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

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今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

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

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鬪雞本勝

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

或相合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

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今知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田之處遣使冠

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

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天

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

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

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贊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備邊之備

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

漢書音義曰今民得畜牧於邊縣也贊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今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官

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刃

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沛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比皆復令居

新秦中又充刃之也謂與民母馬今得為馬種今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贊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官緡

之今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既得寶鼎立后

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太一祠八鄉議封禪事而

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

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

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果不贍赦天下因

南方樓舡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

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屯反河築令民索隱曰今

音零姚氏音連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

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卒如淳曰塞六十

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遂者二千近者千

章昭云金城縣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不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感歎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二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自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舡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差我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

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耐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耐金

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素隱曰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式既在

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瓚曰鐵器民患苦其不好賈貴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貴賈貴也苦又音古言器苦鹹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竈竈音庾事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舡有筭

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舡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

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爲九郡駟案音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滄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梓柯越雋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

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

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索隱曰奉

音扶用反包氏同而初郡時時少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

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

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此言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

耳不用顧經常法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

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

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

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就費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就言所輸物不

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就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

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

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

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

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

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

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

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市販物

求利乎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

布之幣興焉

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六錢布泉

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二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枚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首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龜食貨志有十明五貝皆刀為貨其各有多少兩貝為明品直二百一十六元謂十明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異有差也所從

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

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憲則長庠序先

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

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

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
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
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
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
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
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訃力而賤仁義先
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
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
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
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
金也白白銀也赤赤銅也見食貨志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

刃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

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兩為溢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

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

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

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

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

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

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准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

或振華夏其名乃布其文龍馬增筭告緡哀
多益實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贍
郊野

平準書第八

史記二十

